



# 邊境村落見證經濟騰飛 返鄉港人自豪祖國強大

## 一條深圳河 兩地故土情

小河彎彎向南流，孕育了河岸邊的大小村落，羅芳村、漁民村、長嶺村、水圍村……在這些深港邊境線上的村落，無論是曾經過境耕作的村民，還是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村民，他們與家族的聯繫從來沒有斷過。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，如今，深圳從小漁村發展成為超級大都市，這些邊境線上的村落已經改制為股份公司，村民變市民逐漸富裕起來。許多香港身份的原村民也回流深圳，在這個土生土長的「後花園」安享晚年，他們見證着祖國的騰飛富強，格外珍惜現在的生活，而濃濃鄉土情與兩地故事也一直在深圳河兩岸演繹。

大公報記者

石華、李望賢

一條深圳河隔開了兩個村落，一個是深圳蓮塘的長嶺村，另一個是香港的蓮麻坑村，兩個村子同拜一個祠堂，同喝一條河水，也同耕一塊田。長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葉燕強告訴記者，「兩個村子村民同姓葉，100多年前，為了種菜方便，蓮麻坑村的祖輩搬到了長嶺居住，形成了現在的長嶺村。」

### 昔日過境耕種 如今赴港消費

葉燕強的阿爺那一代從香港粉嶺管轄下的蓮麻坑村搬過深圳長嶺，至今祖墳仍在香港那邊，每年少不了要過去拜山，整個長嶺村村民至今仍有幾十畝菜地在香港那邊，葉燕強家就有五六畝。

據葉燕強介紹，解放前深港可以自由來往，不受任何限制，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，由於歷史原因，過境耕作曾被限制，1976年後又恢復。直到1980年，「過境耕作證」使用制度最終確定，一戶一證，固定個人使用，由此過境耕作口也應用而來。當時，像長嶺這樣的耕作口在深港邊境線上總共有六個，除了長嶺外，還有羅芳、皇崗、赤尾、新沙、沙嘴。

「那時候有一張耕作證就可以養活一家人。」在葉燕強的記憶裏，耕作證一天只能過境一次，晚上六點下關闔前回來，不能過夜。每天早晨耕作口都可以見到扛着鋤頭、握着鐮刀過境的人群，人多時每天有兩三百人。「那時種的青菜有菜販專門收購，拿去香港上水街市賣。」

如今，這些耕作口依舊在使用，不過，過境的村民已完全不是為了生計。從1995年之後，不少人從香港拿回手錶鏈一類的東西，做手工補貼家用。由以往的耕田種地農業為主逐步過渡到工業和商貿服務業全面發展。也在同一時期，村子股改後，村民都洗腳上樓，成了公司股東。「周末或者空閒了，也會從耕作口出境，一般都是走親戚，有的是買些日常用品，主要是去消費。」

### 銘記祖國恩情 安享「老來福」

從1957年至1978年，廣東發生多次南下香港打拚謀生的風潮。熟水熟路的蓮塘人也有不少全家甚至全村出動，長嶺村也不例外，乘一河之隔的便利，村民們陸續搬遷到了香港。據葉燕強回憶，那時長嶺村也就36戶人家，後來只剩下6戶。「那時候在香港打工一天能掙50港幣。而在深圳這邊不到一塊錢，相差50多倍。當時在大家的眼中，香港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地方。」葉燕強告訴記者。

改革開放後，許多去到香港的村民都羨

慕深圳的生活，不少人再次選擇跨過深圳河，回到自己的家鄉。葉燕強介紹，有些人回來娶妻；有些人在香港有房，但還是定居在深圳；有些人直接回鄉養老。

深圳水圍村的莊祖福憶起年少在港打拚的艱苦歲月，到如今返鄉定居，過上了有租收、有茶飲、有舊街坊「打牙齦」的幸福晚年，他對祖國變得強大感到自豪。剛剛過去的暑假，福叔和子女孫子們去了一趟泰國度假，這是每年例行的家庭旅遊，格外熱鬧。

在福叔看來，香港回歸祖國得到國家很多優待政策，不用向中央納稅，08年金融危機又是背靠祖國才能渡過難關，繼續發展得那麼好。經歷過中國從貧窮落後逐漸發展富強，感受到國家給香港的特別待遇，福叔深感「老來福」源自國家的發展，特別珍惜感恩。

### 過境耕作的演變

上世紀50年代以前  
自由來往

- 村民們可自由往來於深港兩地，在一起耕種、養魚。

▼►深圳漁民村從80年代初（上）到2018年（下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資料圖片



上世紀50-70年代  
限制過境

- 由於歷史原因，過境耕作曾被限制。

1976年後  
恢復過境耕作

- 這期間邊民過境作業主要有過境耕作、過境搬運和前往香港流浮山從事漁蠔生產等。

### 昔日邊民過境的三種證件

- 1《過境耕作證》：過境從事耕作、養魚等
- 2《臨時下海證》：發給下海養蠔及在基圍裝魚蝦的社員使用
- 3《探親證》



▲1980年底將之前使用的三種證件統一  
大公報記者  
石華攝

1980年底  
「過境耕作證」制度

- 中國政府與港英當局簽訂了中國邊民過境耕作合法化的協議，將之前使用的《過境耕作證》、《臨時下海證》、《探親證》統一為《深圳市過境耕作證》。發放的耕作證涉及周邊30餘個自然村的邊民，一般一戶一證，固定個人使用，直到如今。



（記者郭若溪整理）



▲一條約十米的小橋將深圳河兩岸連接起來，八、九十年代羅芳村的村民都通過耕作口到對岸香港耕種 資料圖片



▲返鄉港人成立的鑼鼓隊

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攝



▲近年來返鄉港人日益增多

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攝

### 過境耕作口保留至今

長嶺

1978年在此建成的蓮麻坑「國際橋」是最為經典的一個耕作口

羅芳

深圳羅芳村與香港羅芳村（也叫絞寮村）隔深圳河相望

皇崗

現在皇崗耕作口已漸漸失去「過境耕作」的意義，過境邊民已完全不是為了生計

沙嘴

在改革開放初期對當地經濟發展起了關鍵作用，現在這些耕作口已經有些落寞

赤尾

與其他耕作口一樣，赤尾耕作口緊密聯繫着深、港兩地的邊民

## 少小赴港「捱世界」今返故里享悠閒

水圍村的老人莊祖福（圖圖）與共和國同歲，他清晰記得，1973年的深圳漁村都十分窮困，村民耕田一天幾毛錢，養家艱難。福叔20多歲時忍痛離開家鄉，一去就是12年。「12年後第一次回到深圳，兒子已經長大，跟爸爸還沒見過面」。去到繁華的香港也並非享福，福叔和當年其他偷渡客一樣，捱苦受累。1978

年老婆來港，子女隨後陸續來港，生活壓力越來越大，福叔形容自己拚了命一般，一周工作七天，每晚做到10點多，每個月拿到300元港幣的人工，總算在香港有一方立足之地，時不時寄錢回鄉下改善親友生活。

那時，寄來100元港幣只能換30、40元人民幣，但已頂一家一年的收入。隨信而來的港幣成了深圳邊境村民捱過困苦時期的「雪中炭」。



隨着子女長大需要成家立業，但香港寸金尺土，屋窄人多，2005年福叔乾脆「收山」回到水圍村定居。這次回鄉，當年的小漁村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。水圍村歷經四次改建，漁村的小茅屋變成一棟棟現代化樓房，面貌煥然一新。福叔笑說，「風水輪流轉」，當年的窮親戚，如今也過上了富足的生活，反而還令香港親戚羨慕。

## 房子高度見變遷 地鐵直抵路路通

長嶺村的發展，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印記，在長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葉燕強（圖圖）看來，房子的高度最能反應長嶺的變化。「上世紀80年代，不少逃港的親戚寄來錢財翻新房屋，蓋上了兩層樓房；90年代經過改革開放，長嶺村的房子蓋到了四層；2000年後，隨着經濟的發展，房子蓋到了十層。」



長嶺村的村民每個月都有固定可觀的房租收入，每年還都有集體分紅。村裏環境優美、經濟繁榮，多次榮獲「廣東省衛生村」、「深圳市文明單位」等稱號。據葉燕強介紹，如今蘭亭地產公司與長嶺村股份公司已經簽訂了協議，舊改規劃方案也已經初步確定。而即將開通的蓮塘口岸就位

於家門口，無論從房產價值，還是居住環境上，長嶺村的村民都已經樂開了花。

地鐵8號線一期工程將於明年建成通車，屆時將和地鐵2號線貫通運營，其中梧桐山南站就位於長嶺村村口，這對於長嶺村的村民來說是一個好消息。葉燕強表示，從長嶺直接到羅湖口岸，然後換乘地鐵，一站路即可到達上水，無論從時間，還是便捷性上，都比從蓮麻坑坐小巴到上水近得多。



▲返鄉港人包餃子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攝

## 葉落歸根聚天倫 教育子孫不忘本

在漁村出生長大，又在香港吃苦打拚，如今回到水圍村的莊祖福對自己的生活十分滿足。一回到村裏，鄰里親戚朋友很快又熟絡起來，平時街坊鄰居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打牌，就像一家人。喝個早茶，餐廳的服務員，鄰座的小朋友，都是熟面孔，大家有說有笑。

遇到過節，村裏人一起做糕餅，特別有氣氛。福叔感慨，有朋友在香港住養老院，子女無暇探望，每天呆坐度日，自己想想都害怕。

據悉，回到水圍村居住的香港老人有60多名。福叔笑說，如今生活早已不愁，津貼儘管

不多，卻令自己真正有葉落歸根的感覺。「我在香港呆了二十幾年，也去過美國、荷蘭等國家，你讓我在那些地方呆我也不願意了。還是喜歡中國，喜歡水圍。」

談到當前香港持續的暴亂，有年輕人對國家歷史不了解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不認可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，福叔感到十分痛心。

他反覆教育子孫不能忘本，20多人的大家庭，有的在深圳，有的在香，但一到清明「拜山」，福叔要求必須回鄉下，為的就是讓子孫時刻記得自己的「根」在這裏，要回來走走看看。